



残存的淇水关寨墙

古驿道上的淇水关

□晨报记者 陈志付 文/图

殷纣王屯兵淇河边 黄飞虎镇守淇水关

位于淇河西岸的高村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在历史上曾是淇河的一个重要渡口，被称为淇水关。殷商后期，曾有4个帝王以高村南10余公里的朝歌为都城，尤其是殷纣王打造出空前规模的朝歌城。

史料中说，纣王为都城朝歌建造了3道城垣，外围城垣东临淇水、西依太行，南北相距20余公里，今天的高村便是朝歌城北的第一道门户，纣王在这个门户筑寨设关，并派出得力大将黄飞虎带兵镇守，淇水关因而得名。朝歌的第二道城垣南北长约3100米、东西约2100米。第三道城垣内为中心城区，面积约60万平方米。这3道城垣让朝歌形成里应外合之势，“殷纣王的江山——铁桶一般”，殷商故地的淇县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。

“黄飞虎是当时著名的武将，又是纣王的大舅哥。”孙华国说，纣王派黄飞虎镇守淇水关，可见淇水关这道屏障对朝歌的重要意义。

高村北有座古庙名为北大庙，相传是当年黄飞虎驻扎营盘的地方，他带领的部队被称为“飞虎营”。如今的高村还流传着黄飞虎的许多故事，这些故事一代代传下来，有些已传得神乎其神。相传黄飞虎骑着一头五色神牛，能够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。到了战场上，他的神牛厉声嘶吼，吓得敌人落荒而逃。黄飞虎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威震四方，“飞虎营”中战将如云，个个骁勇善战、勇猛异常。有“飞虎营”坚守，淇水关牢不可破，朝歌固若金汤。黄飞虎身为武将却也爱养花，今天高村北约1公里有个花窝村，相传这里是黄飞虎的花园，村名花窝由此而来。在纣王发动征讨蛮夷的战争中，黄飞虎和他的“飞虎营”大显身手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淇县史学界普遍认为，殷商亡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，但后人对纣王评价多不够客观，导致纣王在死后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。商朝的君主本来被称为帝，但周人做了天子后，对前朝天子的称呼便降帝为王。

其实，纣王名受，号帝辛，后人却给了他“纣王”这个称号，以至于天下人皆知纣王而鲜知帝辛。《史记》等典籍中记载：纣王“资辨捷疾，闻见甚敏，材力过人，手格猛兽”，他天资聪颖，“知足以拒谏”，实乃文武双全之人。相传我们吃饭用的筷子就是纣王发明的。纣王虽非长子，但他深得父亲帝乙的器重，破格继承了帝位。

提到纣王，客观地说他虽为亡国之君，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。纣王执政后大力推进国家防御体系建设和城市发展步伐，朝歌的三道城垣堪称杰作。同时，面对东夷的屡屡侵扰，纣王下决心“征夷方”。到了帝辛八年九月，为彻底征服东夷，纣王身着戎装举行祭祀大礼，一番杀牲祭旗后他御驾亲征。浩浩荡荡的东征大军由淇水关越过南流的淇水，旋即跨过北流的黄河，在今天的浚县境内与各路诸侯会师后直抵江淮前线。经过近半年的征伐，纣王取得了“征夷方”的胜利，东夷臣服，殷军回师。

至于多年后武王伐纣并灭了殷商，这段历史则是后话了。

再回到朝歌的北大庙——黄飞虎镇守的淇水关。今年71岁的孙华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淇水关的历史，他对记者说：“想了解淇水关的故事，你就算在这里住上两天也说不完。”孙华国写了首关于淇水关的诗：“殷商屯兵北大庙，淇水关驻飞虎营。东临淇水观鱼跃，西依太行听鹿鸣。北有鹤壁新市区，南为古都朝歌城。纣王建关历史久，文物古迹留遗存。”

古关建在船形地 四面寨墙拔地起

拥有3000人的高村地处当年的淇水关之上。来到高村，依然可以看到一段段残存的高低不等的寨墙矗立在村庄四周，寨墙用夯土砌成，夯土的层次依稀可辨。孙华国说，寨墙虽已残损不堪，但它作为淇水关的历史印记，能够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。

孙华国对淇水关的寨墙没有完整保存下来颇为惋惜。高达5米的淇水关寨墙和东西南

距鹤壁新区南5公里的淇县高村镇高村村原为殷纣都城朝歌北面的门户，即历史上著名的淇水关。当年，纣王亲率大军“征夷方”，部队就是由淇水关跨过汤汤淇水直奔东夷前线的。淇水关从前既是淇河的渡口，也是重要的军事关隘。

相传在殷纣时期，镇守淇水关的是号称“镇国武成王”的黄飞虎。淇水关又是历史上著名的驿站。如今的高村还保留着当年的驿道，这条贯通南北的古道从村中穿过，名为淇水关大街，至今当地还有人称其为官道或御道。12月18日，记者在淇水关大街参观采访时，随行的当地文史爱好者孙华国说，这条古道“一街通九省”，它在历史上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，淇水关驿站就好比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。



在敲击下发出铜铃般声音的石狮子

北四个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内还保存较为完整，四个寨门前均立有古碑。但“文革”前期兴修水利时，寨门全部被拆除，拆下的石料连同古碑都被运到水利工地上使用了。古寨墙在数千年的沧桑岁月中，因风雨侵蚀加上人为毁坏变得面目全非。当年，四个寨门上均有石刻题额，南门题额“淇水关”，东门题额“淇澳绿竹”，西门题额“行山映翠”，北门题额“山河镇”。

淇水关建在淇河边这块高高的台地上，从远处看，这块台地好像一艘船停泊在岸上，当地称之为船形地。当年纣王在高台上设关，又高筑寨墙，足见防御之严密。由于这块台地四周的石头呈黑色，而从台地下面挖出的土为红色，当地历来有“淇水关是铜底铁帮”一说。

历史上淇河多次溃堤，洪水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伤亡严重，但淇水关在历次洪水灾害中安然无恙。当地村民说，淇水关的船形地在洪水到来时会“水涨船高”。传说在明嘉靖年间淇河发生洪灾，洪水到来之前有个道人预言这场洪水将淹死两万人。十里八乡逃命的人扶老携幼来到淇水关的高台上避难。大水过后，上面派官员来核查这场洪水到底淹死了多少人。这位官员一听只淹死两人时不肯相信，便问这两人的姓氏。地方官答曰，这两人都姓万。这一说让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道人把两个姓万的说成了两万人。还有传说，这场洪水退去后不久，淇水关出现了景观奇观，昼景中有座大桥横跨于淇河之上，桥上有人有车有马，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惊叹：“淇水关神了！”由于淇水关这处高台救了百姓的命，人们将淇水关改名为高村桥，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地名——高村。事实上，高村过去之所以能够在一次次洪灾中躲过劫难，并非由于“水涨船高”的缘故，而应当归功于淇水关高高的寨墙。

高村的北大庙门前有一对非常古老的石狮，这对石狮一雄一雌，高约两米，传说它们是黄飞虎留下来的，至今仍深受村民们的珍爱。这对石狮有一个奇异之处：敲击时它们发出

的声音能够形成鲜明的反差。记者试着敲击了双狮，雄狮无论怎样敲击，发出的总是微弱低沉的声音，而雌狮只要轻轻一敲便会发出铜铃般悦耳的声音。相传这对石狮非常有灵性，夜间会行走，巡街游巷，为百姓看宅护院。村民告诉记者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从外地来的几个文物贩子看中了这对石狮，想以30万元的价格收购，但村民们把这对石狮视为镇村之宝，无论文物贩子怎样说，村民们始终没有答应。随行采访的文史研究者孙志文说，从雕刻工艺和造型上来看，这对石狮应当是唐宋宋初的作品。

古道南北通九省 古街东西老字号

高村村内的一条名为淇水关大街的古街，孙华国曾实地测量过它的长度，“不多不少整整500米”。这条500米长的古街两端与古驿道相通，古街的北端向东拐了个弯儿，与淇河上的一座古老的大石桥相连，通向淇河东岸的浚县东高村。

据记载，连接东高村和高村的这座古石桥名为太平桥，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，由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王越派工匠创修。太平桥长261米、宽5米，桥面上铺设的青石板长2米、宽0.5米、厚0.4米，石板与石板由铁扒锅相互固定。

500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太平桥上许多青石板都已经断掉了，桥面上有一个个大窟窿。这座大石桥已不堪重负，但记者采访时仍看见一辆辆重型车从桥上驶过。看着大石桥的现状，记者不禁为这座古石桥的命运担忧。历史上作为国家交通枢纽上的咽喉要道，太平桥的历史价值不可小觑。

走过太平桥来到淇水关大街，这条古街的南北两端也铺设了青石板，青石板上马蹄及车辙留下的印痕，无声地倾诉着岁月的沧桑和无情。

作为古驿道的一部分，历史上的淇水关大街相当于今天的国道。孙华国说：“从前这条大街‘一街通九省’，朝廷下达紧急文书时，‘八百里加急’路过淇水关驿站换马不换人。”这样说来，淇水关大街又相当于

今天的高速公路，淇水关驿站则好比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。”时光飞逝，岁月变迁，如今高村旁边有107国道、京广铁路、京珠高速公路，这些交通要道贯通南北，古老的驿道失去了原有的作用。

漫步在古驿道上，昔日那车马喧嚣的场景浮现在眼前。记者沿着淇水关大街走来，希望觅到淇水关驿站的遗迹，看看过去传递公文和军事情报的人及来往官员在这里食宿、换马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。可是，驿站遗址上已经盖起了民房。孙华国说，驿站早就没有了，他从长辈那里听说淇水关驿站有专门养马的地方，称为马号。马号里的马很有灵性，一听到远处的驿道上传来马蹄声，就会发出嘶鸣，养马的人听到马的叫声就晓得又要有人来换马了。

明代大学士、官至吏部尚书的许赞曾经留宿淇水关驿站，他写下了《高村有感》(诗三首)，诗曰：“坐听雁号空月，卧闻马嘶苦。已惯征途滋味，碧山今管开怀……”诗中表达了许赞在淇水关驿站留宿时的所见所闻所感。

从前因为有驿道和驿站，历史上的高村自然成了商贾云集之地，商业、服务业和金融业务异常繁荣，有许多商铺和钱庄都是经营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老字号。这些老字号分布在淇水关大街的东西两侧，东边多为布店、杂货店、酒肆、酒坊、饭店和旅店，西边排列着钱庄。村里的北大庙现保存着一通清代碑刻，从碑文中可知当年淇水关大街的商户中老字号众多，如庆成号、万泰泰、方兴恒、广义复、德裕号、德成和、恒泰昌等等。暂不说这里众多的商铺，仅从十余家专营银票汇兑的钱庄，足可想象当年的经济繁荣的景象。

历史如过眼烟云，高村的古驿道承载着说不尽的历史，淇水关记载着历史进程中的兴衰和悲欢。

大型系列报道
文化鹤壁行

陈志付 13903920602
E-cn410090@126.com